



大山咏叹调

□ 孙元礼

故乡如果在脑子里幻成一幅画，除了留白全是山。马鞍山、搁笔寨延伸出的山山岭岭，有50多条山脊，30多个山头。马鞍山西边的山嶺名曰“支界嶺”。搁笔寨东边的山嶺为“搁笔沟”。每条山岭都有名，每个名字都有来历。如：“演马岭”，传说战国时期，韩信手下大将灌婴曾在此操练兵马，故名。“狗拐岭”，整个山脊形状像狗的脊梁，而上部是狗回头的样子。那些高昂的山头，大多以形取名。“蛤蟆头”，望文生义即可解。“鳌子顶”，其状如摊煎饼的铁鳌子。这些山峰，小时候，和发小都去攀登过，而且不止一次登顶。鳌子顶比搁笔寨难爬，陡壁环立，呈圆柱形，顶部为一平台。攀爬时，沿石壁的缝隙，手脚并用，一点一点地往上挪，大气不敢喘，小心翼翼站到山顶上，如释重负长喘一口气。上山难，下山难上加难。

整个村子处在大山的环峙中。破旧苍老的石屋和红白闪亮的瓦房互为犄角。那山岭、山谷，是沧海巨变留下的骨骼。那石崖，不知吸收了多少年的阳光、月华和雨露，才洒出峻严的黑褐色。大山像一位时光老人，无惧风暴雨电，永固千秋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洞悉周边的风风雨雨、点点滴滴。仔细辨认每一块巨石，都可读出当年的陈迹。

大山目睹了故乡的兴起。那是明朝中后期，孙氏、董氏、翟氏渡过淄河，陆续来到这里。一片荒旷的原野，一座座挨肩比邻的高山，一条从奥莱峪（后改名幸福峪）穿插下来的菜子河。先人们足迹踏遍每条山嶺，才在支界嶺口和搁笔嶺口，开山劈地，就地取材，盖起了一幢幢石屋，定居下来。孙氏集中在村中和河东，翟氏集中在村北，董氏集中在村南。在河东的山脚下，打了一眼“诸葛井”。在村正中位置建起了“关帝庙”。在支界嶺中部的山脊和搁笔寨一旁，各修了一座土地庙。一条大道沿河边，从村中穿过，贯通南北。先人说，关帝庙镇邪纳财；土地庙供奉土地神，护佑五谷丰登；一条大道连接外面的世界。一个村子就这样布局起来，初具雏形。

经过400多年的发展，至清朝末年，这个村子繁衍为80多户，近200口人。张姓、刘姓、陈姓、王姓又迁来几户。为避匪患，孙氏一支搬到搁笔寨山跟前，安营扎寨，居高临下。一旦村中土匪抢劫，山上得到信息，立即转移财产，人去屋空。所以，这个村子，在上世纪40年代前，也叫搁笔口头。

大山在炙热的战火中，见证了一代代村民的成长。1938年3月的一个傍晚，鸟儿还没归巢，透着山柴味的炊烟随风飘散。住在河东围子山下的孙李氏，正在摊煎饼。她的大儿子孙守防蹲在身旁，大口大口地吃煎饼，一连吃了五六个。孙李氏从没见过儿子这么饥饿过，说：“还没吃饱？你弟弟还没吃呢。”孙守防抬眼看了看母亲，又

吃了几个。孙李氏发现儿子吃完了煎饼也不离开，眼睛躲躲闪闪地看着她，欲言又止，仿佛藏着什么秘密，神情也不是往日的样子。第二天早饭后，村里炸开了锅，街头巷尾，三五个人一簇一伙，议论纷纷。一夜之间，张福堂、孙守防、董占江、董日升等十几名青年不见踪影，到处打听，没有一点音信。

后来得知，十几名青年不辞而别，借着微弱的月光，沿着菜子河边的石子路，跨过淄河，当夜行程30公里，在张敬焘带领下，参加了廖荣标领导的八路军山东第四支队。当“沙、沙、沙”的匆匆脚步声，在山谷间响起的时候，大山睁大眼睛，目送这十几名青年远去的背影。

孙李氏知道儿子参军后，泪水滑落，打湿了衣襟，后悔没让儿子带上几个煎饼。

十几名青年经过战争洗礼，大都成长为师级以上的干部。

1942年11月的马鞍山保卫战，日本侵略者的炮火狂轰滥炸，马鞍山遍体鳞伤。副团长王凤麟，四县联合办事处勤奸股股长董恒德（小口头村人）等指战员浴血奋战，共有27名指战员捐躯。马鞍山亲历了这场恶战。鲜血染红的悬崖峭壁，风采魁岸。

大山把这些铮铮铁骨看作自己的后代。他们是喝着山石渗出的泉水长大的，是吃着山沟里一块块梯田种植的五谷杂粮成长的。他们从穿开裆裤开始，就和大山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早晨起来，睁开眼，看到的是晨光微曦中的群山。出门，就沿着山谷或者山脊的百步九折小道，割柴、挖野菜，力所能及地帮着家里干农活。大山熟悉他们的一举一动，知悉他们的一日三餐，坑坑洼洼都和他们一起走过。大山伟岸的身躯，坚毅执着的品格，呵护大地的高风峻节，像春风化雨一样润泽了村民的本性。这里的村民勤劳、质朴、坚毅，和大山融为一体，像大山那样刚强。

为求翻身做主人，故乡的村民参军、支前。在上世纪40年代，不足百户，就有70多户是抗属。70多人参加八路军、游击队、武工队，80多人参加支前。至1949年，牺牲的烈士26名。在1947年莱芜战役中，村民支前，运回了烈士遗体60多具，埋葬在围子山下的土坡上。上世纪50年代初期，坟头上插着一个小木牌，木牌上有的写着全名，有的只写着姓氏。村里在坟地里栽植柏树，经过六七十年的生长，现已三四炸粗了。树干笔直，挺着郁郁苍苍的树冠，年年岁岁守护着烈士成仁取义的灵魂。

当一道夺目的闪电划过，几声震耳的雷声炸裂，狂风呼啸着卷着乌云从山顶滚向山脊，像一张黑网罩住了大山。迅即，雨柱如箭射向大地，山上水泼如溪——这是大山对英灵的泣悼。

大山那深深浅浅的石纹，是风雨雷电留下的印痕。这些印痕表征着时间的刻度，自带有大山的尊严。

大山不会忘记，上世纪50

年代开始，村民唱着山歌，喊着号子，披星戴月，巧手装扮眼皮底下这片土地。当山坡上一片新绿，“百般红紫斗芳菲”的时候，梯田里冒出了横竖成行的嫩芽。河边的翠柳，向大山献上一丝柔情。从山顶到沟底，蓬蓬勃勃的生机。随着雨水的增多，菜子河膨胀了，肆意撞击大山两岸，奔向淄河。盛夏为大山扎上了蓬松的裙装。秋天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大山都是一幅斑斓的油画。秋风带着谷香的味道吹拂大山脸庞的时候，大山沉醉了。

大山望着淳朴的村民，期待一年一度的祭祀大山的隆重典礼。

祭祀典礼在中秋节后的第一个黄道吉日举行。

这样的民间活动，大都是各姓氏的德高望重者领头组织。这天，必须在日出之前摆好贡品，地点在村中的关帝庙前的广场上。“朋酒斯殄，日杀羔羊。”整个的猪头、鸡、鸭、鹅，自酿的高粱酒，成串的谷穗、高粱，未脱皮的玉米棒子。沉重震响的鼓声，清脆嘹亮的，直达云霄的唢呐声，振奋了山下的每一个角落。三炷香尽后，由组织者带领村民三叩头，虔诚地向大山施礼膜拜。辰时前准时结束。

大山承载着村民的美好愿望。村民对大山依恋不舍。这里的村民有的一辈子都没离开过，一生一世都和大山厮守在一起，临终，身子骨也埋在大山里。有个孙姓老人，从十七八岁就走出大山，去东北谋生，晚年，思乡情切，让人拍老家的视频给他看。病故后，嘱托他的子女，把骨灰带回老家的祖林安葬，死了也要埋入家乡的黄土，骨肉里扎根的是故乡的山水。

大山送走了一代又一代的村民，同村民一起目睹日出日落。目之所及，虽是过往，却都印记在山体上。遇美好，大山揽须微笑；遭痛苦，大山也会泪珠暗抛。村民、大山、大山、村民，同悲同喜，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。

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山下、村子周边的土地，平整、肥沃，村民春种秋收，依然是农耕时期的风景画。这些土地总共400多亩。剩余的600多亩全是山地，从山脚一直攀到山顶跟前。梯田里栽满了经济树：花椒、香椿芽、核桃等，灌木丛疯长，几年时间，树林成片，山体的本来模样，全被密密麻麻的树木、藤蔓覆盖了。

村子似乎也分成了新旧两片居住区。与村子一起兴起的老屋，经历500多年的翻天覆地，好像居住功能到此中断，只作为“文物”供人们探寻它浓缩的底蕴。

新区建在公路两旁，菜子河两岸，白墙红瓦。这是在农村坚守，有一技之长的人的居所；再就是在外地打拼的人，口袋鼓胀了，回乡建房，让老根重新抽枝发芽。

大山像一座座威武的雕像，守望着故乡。双眸里收藏的画卷，一幅幅铺展在大山的怀抱里。



吾家小院

□ 李剑

春夜的月光洒满大地，我家的小院愈显幽静安宁，煦风轻轻地吹拂，花儿、叶儿，还有那些不知名的草儿不停地抖动摇摆，似向这皎洁的月光致意。我斜靠在吊篮里，融入这美丽的夜色中，聆听着花语物语，任这份清爽涤荡心灵。

前年搬回县城的时候，全家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住上一套带院的房子，考察来考察去，独墅购不起，一楼带院的又显嘈杂，最后在城郊选了一套七加一的大平房，主要看中了七楼一个80平米的大露台和八楼顶那片可以自由支配的空间。

房子交付后，妻到乡下的亲戚家拉来熟土和土杂肥，找人按物业要求精心规划设计，把七楼的大露台和楼顶的空地打造成了如今的花园和菜园，周围用栅栏圈起，美其名曰“小院”。

妻从小干过农活，懂些农时和作物种植知识，不明白的问题悉心向农村的亲友请教，慢慢就熟知了打畦起垄、撒播点播、施肥浇水等要领，在一分半自造田里种上了韭菜、香菜、芹菜、辣椒、西红柿、黄瓜等应季蔬菜，不施化肥不打农药，全按有机栽培的要求打理。辛勤的劳动换来了收获的喜悦，小菜园里一年四季郁郁葱葱，瓜菜不断，基本保障了日常供给。搬家时亲戚送来一只母鸡和一只红头鸭，不愿杀生，妻就一直喂在菜园旁边，现在每天还下一枚蛋了呢。

七楼大露台改造的花园里枝繁叶茂，姹紫嫣红，这个季节更是春色满园。园中有朋友送我的桂花、石榴、梅花、木瓜等盆景，有妻精挑细选的牡丹、月季、海棠、杜鹃、多肉等，也有从山上挖来的何首乌、爬山虎、木莲等，盆里地下，缸里罐里，草本木本，算起来不下百余种，尤其是紫藤、蔷薇等攀援植物爬满了栅栏和木架，既能遮风挡雨，起到院墙作用，又能四季常青美化环境。小院里虽没有什么珍稀品种，但一年四季溢芳吐蕊，争奇斗艳，让人赏心悦目。为确保这些花儿安全过冬，我还特意在露台上搭建了一座阳光房，平时用作休闲娱乐，冬天把花草移入房中，又起到了温室的作用。

去年到宜兴访友，参观紫砂窑厂时，我看到一口刚刚烧成的荷花缸，直径一米多，设计巧妙，图案精美，令我一见倾心。这口缸用纯正老坑宜兴紫砂烧制，透体温润光滑，色泽稳重，釉质上乘，周围雕有荷花、牡丹、梅花、菊花、兰草、金鱼等多种图案，并配有“富贵繁荣”“纯正清廉”“铁骨

冰心”“高雅傲霜”等吉言佳语，寓意美好，给人以启迪和祝福，我毫不犹豫地将这口缸收入囊中，托运回来后就放在露台的正中，一盆红睡莲端坐缸中，叶片翠色欲滴，白天亭亭玉立，夜晚怒放莲心，优雅大气，提升了一方风景。

前几天亲友小聚，妻妹婿听我讲起小时候驯鸟捕蝉的故事，谁知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没过几天，他就送来一对黄雀。我把两只精致的鸟笼挂在桂花树间，闲来无事时就给鸟儿添水加食。起初鸟儿很惊慌，不吃不喝，一直在笼里飞来飞去，我用以前学过的驯鸟知识和它们交流，几天过后，刚来时的哀鸣就被婉转悠扬的歌声代替。鸟语花香每天都在唤醒我未泯的童心，旧时光像老电影一样在眼前闪现，仿佛重新回到了孩提时代。置身小院，这种深度融入大自然的感觉让人返璞归真，心底变得更加无私纯净。

小院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欢乐，一家老小都能在这里找到乐趣，徜徉在小院里，每个人的脸上全是幸福的笑意。父母年事已高，不愿待在老楼封闭的空间里，于是隔三差五就接他们来这里看看花，摘点菜，听鸟儿、蝈蝈浅吟低唱；小外孙女把露台上摆上自己心爱的玩具，每天都要唱歌、跳舞、做游戏，俨然成了她和小伙伴的儿童乐园；每次女儿女婿从北京回来，看着小院里的花草草，享受着轻松悠闲的生活，总是一脸的羡慕；每天早晚，妻喜欢在花间漫步，锄草浇水，剪枝施肥，锻炼身体；工作之余，我则楼上楼下地转转看看，与花对视，与鸟谈心，寻找创作的灵感。久而久之，我懂得了许多花语，比如，牡丹是富贵和吉祥的象征，寓意高贵、优雅、典雅；粉色蔷薇代表着浪漫的气息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；榴花代表奉献付出，儿孙满堂、兴旺发达和团结、团圆等。今年春节，为了烘托小院喜庆的氛围，妻又特意挂上四个大红灯笼，象征着红红火火、国富民强。与鸟相处久了，也能从叫声中听出它们的喜怒哀乐，友好还是敌视。有时来了亲戚朋友，我们还在露台上品茗茶，吃烧烤，打扑克，观景赏花，愉悦身心。

知足才会常乐。感谢祖国的日益强盛给千家万户带来生活条件的改善，我家的小院虽不大，但花红柳绿、莺啼燕语、欢笑温馨的场景时时充盈其中，喜欢这样的纯真无瑕，简单如初。岁岁年年，我们和小院相互依恋，小院是我们亲情、友情和爱情的见证，也会陪伴着我们迎接每个更加美好的明天。